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雨果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美国三藩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雨果小传

王文雨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邱江生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雨果小传

王文雨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7—80521—851—X/K·121

定价: 80 元 (全 20 册)

目 录

一、童年	(1)
二、初到的荣誉	(8)
三、胜利的时刻	(16)
四、给戏剧以地位	(24)
五、奥林匹斯山神	(34)
六、愿望的实现	(42)
七、决定性的时刻	(56)
八、流亡·思索·写作	(65)
九、日落常似庄严闭幕	(97)

一、童年

1802年2月26日，维克多·雨果诞生在法国贝尚松一个17世纪的古老住宅里。他是家中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非常羸弱，产科医生不指望他能活下来，只是由于母亲的耐心护理才救了他一条命。

按血统他是洛林和而列塔尼的后裔。父亲约瑟夫·列奥波特·西吉斯伯·雨果1773年生于南锡。他受教于南锡牧师会神父门下，但很早辍学。15岁以志愿军的身份参军。1792年是莱茵方面军的上尉。他懂拉丁文、数学，能用当时的语体写情歌、歌谣、卢梭体书信。后来他还写过几部离奇的长篇小说。他脾气暴躁，性格豪爽，战斗中勇敢非凡。1793年被派遣去镇压旺代判乱。

1796年他与后来成为雨果夫人的布列塔尼姑娘索菲·特列宾莎相识。正像所有自幼丧母的姑娘一样。索菲·特列宾莎秉性刚毅，独立不羁。她不信上帝，宽宏大义，酷爱鲜花，耽于幻想。她也是一个“对国民公会的专横暴虐深感恐惧的狂热的旺代分子。”

1797年雨果上尉和索菲·特列宾莎在巴黎结婚。1798年儿子阿贝尔出生，1800年次子欧仁出生。

维克多·雨果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他父母之间早因“肉欲的幸福”的分歧而产生矛盾。小维克多在断奶之前，他的母亲索菲便赴巴黎周旋于执政与将军之间，力图改变对她丈夫的任命。结果她的丈夫还是给打发到了科西嘉。而索菲自己却与拉戈利将军秘密相恋，并卷入反波拿巴的阴谋之中。

1803年阿贝尔上了小学；胖子欧仁面红颊润，一头淡黄色的卷发，成为所有女宾的宠儿。维克多依然是那么羸弱。他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孩子。他的脑袋很大，与他瘦小的身体相比，虽然大得出奇，使他看上去像一个畸形的矮子。他常常畏缩在角落里，默默地流泪，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父亲把他托付给一个女人，让她领他散步。可以想象到，在这个被母亲抛下的瘦弱的孩子的心灵里，一定有什么与他的两个壮实的哥哥全然不同的东西在活动。一种阴郁的气质就这样形成了，透过维克多·雨果的异乎寻常的生命力，这种气质不时表现出来。

1803年11月索菲到弗拉佐港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领回巴黎住在克利希街。维克多·雨果最早的回忆是与克利希街住宅联系在一起的。他记得在这所住宅里有一个庭院，庭院里有一口水井，水井旁是石水槽，上面有一棵枝叶舒展展的柳树；他记得妈妈把他送到勃朗峰小学去上学；他受到比两个哥哥

更多的关照，每天早上他被带进小学老师的女儿罗莎小姐的房间，罗莎小姐还没有起床，她叫他坐在自己身旁。当她起床的时候，他看着她怎样穿长袜……最初的春心萌动在一个儿童的心上刻下的痕迹会叫他终生难忘。我们在雨果的诗中常常可以看到一幅幅不穿鞋的田园生活画面，不是穿着白色长袜就是穿着黑色长袜的女人的纤脚，或者干脆是娇小的赤足。

1807年因拉戈利处境在恶化，索菲无钱养活自己的孩子，没有通知远在意大利的丈夫便带着孩子们去找他。小维克多当时只有五岁，但他是一个非常敏感善察的孩子。他终生记得怎样坐着四轮马车越过整个法兰西；记得塞纳山；记得碎冰怎样在雪撬下劈啪作响，人们怎样用枪打老鹰，为吃干粮怎样停下车来小憩便刻；他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些挂在树上鲜血淋漓的肢体。兄弟三人从马车的小窗口望着那些残碎的尸体，百无聊赖地用麦秸编成十安架贴在车窗上。死刑、审讯和绞架，断头台和十字架的对照，这些思想到死都萦绕在维克多的心头，而早在童年时代就开始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孩提时得到的强烈印象成了他一生的精神食粮。

列奥波特·雨果上校在总督府过着姘居生活，他虽然非常爱孩子们，却拒绝他妻子回到他身边的

任何企图。维克多兄弟三人在意大利一所古老的府第没有享受多久，绚丽多彩的南国风光便又返回巴黎。

1809年2月巴黎，维克多兄弟与母亲住提诺街的一所公寓。美丽的居所给维克多·雨果以深刻的印象，正是在这里，维克多·雨果学会了观察奇妙而严酷的大自然。在这里他爱上了菊花、金球花和长春花；在这里他看到了走兽怎样吞噬飞禽怎样吞噬昆虫，昆虫又怎样互相吞噬。这个孩子的思想成熟得很早，他注视着这到处皆然的大屠杀，陷入了沉思。

1811年春雨果夫人携全家到西班牙探望丈夫。这时烈奥波特·雨果成了约瑟夫王军队中的将军、宫廷里的重臣和西库恩萨伯爵。雨果夫人憎恶这次旅行。但对儿子们来说旅行却是一番令人心醉的探胜。二十年后，维克多还能准确无误地描绘出昂古列姆大教堂那两座在他眼前一晃而过的美丽的钟楼。尤其使维克多不能忘怀的是巴荣纳那个14岁的小姑娘，她脸蛋像天使，通身洋溢着圣洁的光彩。她坐在花园的长凳上给他朗读，他站在她身后，但是一个字也没听见，整人身心沉浸在对她的沉观默察之中，她那细腻如玉的颈项使他惊呆了。

维克多一下子就爱上了西班牙，爱上了那对比

鲜明的大地，风景时而赏心悦目，时而阴暗抑郁，芬达拉比河逶迤曲折，在远处闪烁着宝石般的光芒。

在西班牙教堂里，他看到的是稀奇古怪的圣徒雕像，有的鲜血淋漓，有的身披金色锦锻；教堂正门上的挂钟架上雕着滑稽可笑、光怪陆离的人物。

在西班牙，这个男孩子对皇上的态度开始带上了两重性，作为一个法国儿童，他为拿破仑感到自豪，认为他是英雄，但同时又与母亲和拉戈利一样把他当作暴君而恨他。他对父亲的态度也具有两重性，维克多一方面因自己是一位将军、雨果伯爵、三省总督的儿子而感到骄傲，因为由于父亲的名声他才能住在这华美的宫殿里；可同时又从内心越来越恨父亲，因为他使妈妈变得如此不幸。一想到将军在这里迫害西班牙人，就像他在意大利迫害爱国者那样，维克多就隐隐地为此感到难堪。

1811年6月，雨果将军让阿贝尔做约瑟夫王的宫廷侍从，给他穿上缀着银色肩章的漂亮的蓝制服，欧仁和维克多进贵族中学，父亲在西班牙得到的伯爵封号使他们有权进入这所学校。校舍是阴森的，尤其阴森的是教师。关照这两个法国孩子的是瘦削苍白、郁郁寡欢的修道士唐·巴兹里奥。把他俩单独留在内院，他俩就嚎啕大哭。夜间照料在集体宿舍睡觉的150名学生的那个人是一个驼背，他穿着红

色短上衣，蓝短裤，黄长袜。

学生们轮流干教堂下级杂役的差事。索菲·雨果是伏尔泰的信徒，无神论者，她告诉巴兹里奥，她的儿子不是天主教徒而是新教徒。然而还得尊重他们，因为惹了他们的父亲是危险的，更何况使修道士们吃惊的是他们通晓拉丁文。该把他们安排在哪个班级呢？要知道翻译《古史简编》和《名人传》对他们俩人来说已形同儿戏了！

双亲关系日益恶化，维克多和欧仁随母亲离开西班牙踏上回归之路。回到费扬提诺街是多么快乐啊，维克多和欧仁再不去上学了，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老师。一个孩子八岁，另一个十岁。图书馆的老板是一个有点古怪的小老头，全身装扮得仍然像路易十六时代那样：短裤、花长袜。他允许两个孩子乱翻书，放他俩到阁楼上去，在那里，欧仁和维克多爬在地板上读哲学著作，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和布列多纳的著作，读了《封布拉斯》和《库柯船长漫游记》。这些作品后来向维克多·雨果提示了一些小说和戏剧的写作题材。

1813年，约瑟夫·波拿巴失败后，雨果将军也只好返回法国。巴黎市政府收回费扬提诺花园。索菲·雨果搬到了维尹——推伊里街，与老朋友傅仙家为邻，以利用他们私邸的花园。还住在费扬提诺

街的时候，维克多·雨果就已同安黛儿重逢；他们已经不是孩子了。这个想入非非、热情洋溢的少年把黛儿当成从马德来的蓓比达，正像他所感觉的，同样的西班牙公主般容貌，同样湛蓝的大眼睛和健美黝黑的皮肤。人家让他俩去玩儿，可他们却到花园里去散步闲聊。他们缓缓而行，低声细语，双方的手一接触，全身就不由地一哆嗦，小姑娘已经变成少女了。

他们正在青梅竹马的年纪上，感情非常纯真，安黛儿·傅仙是一个信教的、安分守己的姑娘。每天晚上，母亲都要给她的姑娘梳好黑色的秀发。傅仙夫人是一位出色的家庭主妇，她努力教会安黛儿做各种家务活儿。这个少女在六岁时就已经能够用破布片缝缀衣裳了，连邻居都要把自家儿子的衣衫做上记号拿给她缝。尽管人世历尽沧桑，傅仙一家依旧过着法国小资产阶级——那些深藏不露、平庸庸庸、循规蹈矩、恪守家训的人们——所过的生活。

1814年，雨果将军用做父亲的权利把两个小儿子送到科第埃和德科特的寄宿中学。频繁的辗转奔波使雨果将军的孩子们不能像平常那样按部就班地提高学历。住在遥远的故乡的母亲索菲·雨果生性孤僻，她对上流社会避之唯恐不及；马拉戈利高尚而危险的秘密友情在她周围筑起一道与世隔绝的墙

默的同墙；可是这个“外表严峻、内心对儿子们却向来很宽容体谅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对书籍和诗歌出奇地尊敬，这一切都有利于孩子们天资的发展。正像这个英雄时代的每一个儿童一样，维克多雨果在“不安的心灵”深处幻想着戎马生涯的荣誉。后来父母的决裂，帝国的垮台，使他的理想转到了别的方面，但是无论追求的是什么，他总是渴望着伟大。

维克多·雨果的童年尽管父母不和离异，依然是富有诗意的、美好的。费扬提诺的葱茏茂密、神奇莫测的花园；意大利维亚利诺省绿荫如盖的沟壑；宿营地的篝火；马塞拉诺宫巴洛克式的金碧辉煌的走廊；巴荣纳的无名戈郎，安黛儿和蓓比达的迷人倩影——衬托着这一幅幅图画的鲜明背景就是法兰西的胜利，盔甲的闪光和隆隆的战鼓声：“天才之树最美的花朵要由记忆来孕育。”如果说命运之神曾经在什么时候仿佛特意从童年时代起就塑造了一个作家，为的是让他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美妙新奇的对比法则，那么这个作家就是他——维克多·雨果。

二、初到的荣誉

领略过费扬提诺的仙境和栗树四合的图卢兹公

寓的美景以后，令人沮丧的、毫无生气的德科特和科第埃的寄宿中学在索菲·雨果的两个儿子看来，简直是一座阴森的练狱。将军想让儿子们进综合技术学校，要求他们准备考试，加紧学习数学和制图。他们却把演算数学的时间用来写诗、翻译维吉尔和卢克莱修的作品、哀歌、碑铭、歌谣和悲剧——这就是他们所从事的全部事业。

从1816年底维克多和比他大两岁的欧仁一起在大路易中学学习，每天早上8点到晚5点。他写诗只能在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和夜间灯光下做完功课以后，而他顶楼的斗室在炎热的盛夏像一个炽热的火炉，在严冬就成了冰窖。

维克多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每年都要把自己用细绳钉起来的简陋的笔记本烧掉，那上面全是他的诗歌习作。他童年时的诗作从第11本开始保留下来。他是一个谦虚而勤奋的作者，能无情地作自我批评。

1817年法兰西学士院公布了诗歌有奖征文赛，题目是《读书乐》。维克多撰写了340行诗。诗写好了，他在班主任费里克斯·比斯卡拉帮助下奔到学士院秘书处，把诗交给一个带圆帽的看门人。

几个星期后，征文赛结果出来，维克多获第九名。年纪最大的院士法兰苏亚·德·奈夫沙托对他

说：“少不得有人要接我的衣钵，我满意地把你当作我的学生。”

这个神童引起了各家报纸的注意。他自己却举止谦逊。把自己首次出版的作品献给启蒙老师拉利维埃，但这种谦虚只是出于礼貌，在日记中他说得比较坦白：“我渴望成为夏多布里昂，此外别无他求。为什么是夏多布里昂？拿破仑之后，年轻人都在怀念往日那种楚楚动人的风姿，夏多布里昂目空一切的孤傲正好给人以深刻影响，尤其是他成为年轻人的唯一家有诗意的、把当今与昔日联系起来的形象。

在科第埃的寄宿学校，看门人得到命令，可以让这个不同凡响的学生自由出入。维克多在文学上获得成功，在博物学和数学方面，他也显示出才华横溢

1818年雨果夫妻正式离婚，孩子归母亲。8月给克多和欧仁搬到母亲那儿。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毫不怀疑荣誉定将降临在诗人头上，坚信自己的儿子前程远大，这个人就是——母亲。日复一日，她让儿子们安静地坐在那间斗室写作，从窗户可以望见陵园里横躺竖卧地堆着国王塑像的宫院。雨果夫人不希望儿子们钻研法律，须知法律只不过是欺哄他们父亲的一个幌子。实际上，欧仁和维克多在法律系消磨了两年多的时间，也为“法律学”付了费，但

次课也没有听，一次考试也没参加。

然而年轻的诗人知道，获取真正的荣誉是艰苦的。翻译古罗马诗人的诗对他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这使他学会了诗歌章法的灵活性，他有足够的勤奋。同时，对语言有一种先天的敏感。他很快为图卢兹文学院建立了联系。欧仁寄出一篇应征诗作很快得到“文学基金会的金盏奖。”维克多也呈上一篇《凡尔登的童贞女颂》，此外，还参加了拟题诗歌《亨利四世雕像重塑颂》有奖征文赛。因为伺候患肺炎的母亲，到期限最后一天他都不能拿起笔来。病人因儿子失去大显身手的机会而沮丧，于是他一夜之间挥笔而成。因此使诗人获得金质百合花奖——这次征文的头奖，他战胜了无数竞争者，其中包括比他大10岁的拉马丁。

有一个黑眼睛的姑娘在激动不安地注视着维克多的迅速飞升。这个姑娘就是安黛儿·傅仙。她一方面为这个已经站在荣誉门口的青年钟情于她而骄傲，另一方面又因宗教戒律羞于和他见面与秘密通信。两个恋人都是羞怯、理智的人！他们的爱情是天真无邪的，因而这爱也就更牢固。

然而他们的爱情注定要遭受挫折。1820年4月，傅仙夫妻郑重其事地拜访了雨果夫人。索菲·雨果是一位多情的母亲，既羡慕自己的儿子，又

他感到骄傲。她知道，她一点儿也不怀疑，辉煌的荣誉在等着维克多。再说他是雨果伯爵、雨果将军的儿子，他怎么能因为与18岁的安黛儿·傅仙结婚而毁掉自己的一生呢？”只要我做母亲的还活着，就绝不能缔结这门亲事。”

这样，两个恋人之间落下了一道沉默的帷幕。

爱情不顺利，维克多就在工作中寻找安慰。阿贝尔决定兄弟三人出一份自己的杂声。他们将之命名为《文学保守者》。这份杂志于1819年12月创刊，1821年3月停刊，主要撰稿人是维克多。他用11个笔名在16个月内就在上面发表了12篇论文和22首诗歌。

翻阅《文学保守者》的目录，你会不由得对这个男孩子的智慧和教养感到惊讶。在文学评论、剧评和外国文学方面，他表现了相当渊博的学识。他无疑具有真正的文化修养，特别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和文化十分精通。这种鲜明的风格和广阔的视野，都预示这个年轻人会成为一个大作家。

雨果与苏梅和其他图卢兹的朋友们以及诗人维尼的交往中，逐渐从母亲坚定的伏尔泰君主主义转到了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君主主义。他希望以此能与虔诚的天主教徒傅仙一家多接近些。贝里公爵被杀后，维克多为他的死写了一首给人深刻印象的颂

歌。年迈的路易十八命令赏赐诗人五百法郎。议员、保皇党人阿日埃在《日旗报》上发表了论这首诗的文章，援引了夏多布里昂的评价：神童。终于，雨果与他的偶像在圣多明各街夏多布里昂的家中相见。

1821年2月，两个恋人已有10个月没见面了。当恋人们必须顾及他们双亲的面子时，他们的处境是可悲的。

1821年6月27日雨果夫人在孩子们的怀抱中去逝。晚上维克多无比悲伤地在城里踟蹰。他是多么孤单呀！妈妈对于他来说是一切，如今她一去不复返了！父亲住在布卢瓦，两人关系冷淡。欧仁因为安黛儿和他的文学成就受了委屈而不能原谅他。维克多为了寻找希望和安慰，冒着大雨，踉跄地向傅仙家走去。在那个悲痛的晚上，当他发现傅仙家灯火辉煌时，他是多么惊骇。他隐藏在树荫里，听到从屋里传出音乐和欢笑声。他顺着熟路，拐弯抹角；悄悄溜到窗前，看见安黛儿身穿雪白的衣裙，头插鲜花，面带微笑，翩翩起舞。他终生不能忘记这一打击。这些记忆后来帮助他深切地理解穷人靠在富人窗前窥视那豪华场面所感到的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痛哭。第二天早晨，当安黛儿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脸色苍白的维克多跑来，安黛儿扑过去问他：